



正統  
正統  
正統

道光辛戌嘉平  
木犀香館鐫版

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  
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  
君得讀金氏遺書其發明三禮不拘墨守但味白文偶  
有未純須歸至要可與金殿撰禮箋共傳又輯鄉黨一  
卷每釐舊說頗得意解可與江處士圖考並行此真說  
禮家爲必讀書而亦有益乎家塾之課者也爰授梓人  
以餉學者金君在京師時嘗館我師汪文端公第師  
甚器重之多析語載說中庚戌冬十有二月沔陽陸建  
瀛序



嘗讀烝民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以古爲故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弟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經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是在善學者網羅放失潛心求之而已漢許叔重鄭康成解字詮句有義必通宋程朱諸子因六經之遺文得不傳之絕業師承有自經學集其大成至宋史分儒林道學爲二傳漢學崇訓詁宋學尙義理一得其大一得其精各有淵源觀其通焉可矣臨海金明經誠齋著有求古錄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別戶分門之見無矜奇標異之情條辨詳明以求其是洵爲窮經者所不可缺之書茲哲嗣秀才城

乞序於余余察是編業經汪瑟菴阮芸臺兩相國鑒賞  
王伯申宗伯評衡竊喜明經之書得傳又嘉其子之能  
讀父書也督學使者廖鴻荃拜序

金城原書

城字子完

碩甫先生師座前在杭省備聆誨言先人所作本有回  
署寄杭之說尋覓無妥故爾遲遲茲呈求古錄一函計  
七本前五本先人所手訂二本在都時日箸呈政瑟菴  
先生者餘約六卷尙存舍間竝未騰清俟回台後錄呈  
此十二卷竝無別本幸勿遺失以先人一生心血著此  
一書冀出以問世城實不肖無力付梓然十餘年來魂  
夢難安今得先生校正欲代爲設法付刷倘能鼎力成  
全此事則生歿均感盛德於無暨矣至所呈廖學使鈔  
好副本目次廖學使撰敘文一并寄覽城所鈔副本擬

於同鄉友進京專稟向請諒亦不能執而存之也世教  
姪金城謹頓首

求古錄者先君考据之學積數十年精力而類次成書  
者也今相國阮芸臺先生撫浙時曾錄取數篇刻入詒  
經精舍文集中舉優貢後入都師相汪文端公置榻相  
延朝夕問難互有發明而篇帙愈富不幸未二年卒於  
邸第遺稿散佚頗多不肖時甫幼學茫無知識就行篋  
中檢存十數卷謹加次錄擬付剞劂非敢謂是書之必  
傳也竊念先人手澤所貽并諸公賞識所及不忍聽其

湮歿云爾

陳其申門內

道光丙申年冬鈔

不肖城謹識

求古錄禮說目次

卷一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大夫三門考

五官考

廟在中門內說

宗廟祭祀時月考

天子四廟辨

五嶽考

釋谷

釋億

卷二

諸侯四寢考

天子世婦女御考

廟寢宮室制度考

明堂考

卷三

四阿反坫考

五穀考

星辰說

屋漏解

樓考

舜崩鳴條考

古尺考

仞考

卷四

禹都考

爵弁色考

閒色說

龍見而雩解

千乘之國出車考

祖甲考

王日一舉解

顏子三十二歲辨

孔子自衛反魯考



肝卷五

招搖在上解

學制考

朝位考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鞠躬解

卷六

釋貫四

正鵠考

宗廟會同解

七十日羞說

棟梁解

禘祭考

夾室考

卷七

冬祀行辨

禘祭考

四類四望考

卷八

夏禮尙文辨

桀都安邑辨

冕服考

棺椁考

釋民

卷九

孔子弟子考

屏考

坵考

邑考

社稷考

卷十 卷一之卷十子完書中云前五本先人所手訂者也

周代書冊制度考

宁考

碑考

滄浪三澨考

湯都考

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諸侯祭服考

祭祀差等說

卷十一

天子會三老五更考

合樂三終考

薦考

喪禮飯舍考

周徹法名義解

古樂節次差等考

閩考

射奏騶虞貍首解

卷十二

廟制變通說

天子迎賓考

皮弁布衣辨

襲衣斂衣考

玄端服考

笙詩有聲無辭解

特磬考

筭填考

大射說

卷十三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說

天子宗廟九獻辨

五帝五祀考

禹貢九等賦解

門人解

玄色蒼色辨

對天色玄問

朝覲考

會同考

卷十四

卷十一之卷十四子完書云二本在都時著餘六卷竝未謄清者也六卷未及見二本又為友人借遺一本殊為可惜恨依涇胡墨莊承珙錄本補編

井田考

燔柴瘞埋考

狐青裘服考

黃衣狐裘考

奮弁韋弁異同解

三公服毳冕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古經典標題說

告朔餼羊對

首陽山考

釋葵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卷十五

前五篇從詁經精舍文錄出後四篇從胡錄本鈔出俱子完目錄所不載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緯侯不起於哀平辨

釋庸

釋祇

釋咎

封禪辨

蠃臘辨

麻冕黼裳蟻裳彤裳解

軍制車乘士卒考

卷十六

胡錄本子完目錄亦所不載

鄉黨正義

附缺

子完目錄共二十卷今以所遺及未謄清者三十三篇類敘於後以俟採入

鄉射用獸侯說

祊繹辨

天子營國之制考

周縣鼓兼用楹鼓考

郊樂大路解

犴柝辨

祝敵考

敦考

對朝玄端夕深衣問

周南召南名義解

周禮五節二正解

月令四時會說

過位解

釋追蠡

鞞飾琫琕考

鳴鴉考

八音次序說

禹合諸侯於塗山考

儀禮喪服經傳一篇對

北辰解

射耦考

鄉飲酒合樂考

三傳異同得失解

易消息解

堯典放勳解

百姓考

九族考

象以典刑說

壺口梁岐考

對古韻策

海運考

孟蜀石經考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求古錄禮說卷一

天子城方九里考

臨海誠齋金

鶚

天子城方九里考工記匠人有明文而或以爲方十二里鄭君本自兩解不定也周官典命云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公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以此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矣坊記注云子男城方五里論語注云公之大都城方三里竝同此說尙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鄭注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大國不當與之同是以

天子九里爲正也其駁異義亦云天子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如此鶚詳考之而知九里之說爲確請列五證以明之左氏隱公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壽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說本賈逵馬融鄭康成輩最爲確當許叔重五經異義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則鄭伯城方六里又一百二十步何以城方而有奇零乎何休公羊注謂雉二百尺則鄭伯之城方三十三里有奇其大如是必不然矣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計一百八十八丈九百丈爲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其證一也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

是子男之城下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三里之城以國言之子男方可謂國班爵祿章言小國地方五十里是子男稱國也若周官五命賜則子男猶不成國矣附庸則不成國矣孟子附庸不言里數以謂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里二三十里不成國矣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其證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七十

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大於城九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爲外城當與近郊相遠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郭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七百七字當爲六字之譌沈本作六是也盧學士文昭謂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蓋未蓋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

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餘百丈是為一百六十六

步有殊非法制月令解周書第五十三篇命僕及七騶與禮記月令同

咸駕蔡邕云七當為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正

與此同千六百二十丈是為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

可據其證三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

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

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解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

一大縣即大都也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

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

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其證

四也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

雉侯伯五雉賈疏謂子男亦五雉蓋隅高五雉城三雉若復降殺則城高一雉不成城矣禮

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為七其例相合

五也有此五證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典命國家固是

言城春秋孔疏謂典命自言國家所為之法禮儀之度不知國家宮室連文則不得指法度禮儀況下有

禮儀字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

門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

出九門鄭注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

遠郊門關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注天子九門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

門寢門亦曰庫門與此略同案楚辭多寓言君不知王門九重即天問所謂園則九重比君門於天也

宮實三門無五門

戴東原辨之詳矣

皋應等門亦非羅網等物

所出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餒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然月令全書禁戒之詞皆不如此其說亦非竊謂月令雖周書而為呂氏所修或襍入秦制秦本伯翳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空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大雅築城伊洹鄭箋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

以洹為成溝成方十里故

為此說

說者以為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倣

乎洹以為池

凡城外必有池

池廣濶與洹等以見聖人不恃溝

池以為固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為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即其後受命為伯猶當守諸侯之制豈於遷豐之始即有僭分之事賈公彥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夏殷皆五官

詳五官考

不得有九

卿九嬪之名見於周禮則知匠人所言皆周制矣故曰九里之說確也



大夫三門考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其高卑廣狹不同

案考工記天子

門阿高五雉則諸侯當三雉大夫士當二雉天子應門廣二丈四尺路門丈六尺五寸諸侯無考而為

三門則一也漢唐諸儒皆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

二門近戴東原宗劉原父之說謂天子亦三門足正諸

謬而大夫之門猶未之考正也鶚案曲禮云凡與客入

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

迎客孔疏凡者通貴賤而言也經先言每門後言至於

寢門即路門一曰畢門則每門在寢門之外可知每門非一門

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若只二門則未入寢門之先何

得言每門乎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擯者出

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

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此亦有每門之說揖

以明讓每門揖者即每門讓於客也及廟門而大夫揖

入則入外門亦必揖當云大夫揖先入不言揖省文故即承云每門每

曲揖也每曲之揖詳廟在中門內說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

門內詳廟在中門內說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云每門

上文云公迎賓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

三門矣鄭注以祖廟為王父廟賈疏謂大夫三廟每廟

兩旁皆有隔牆牆有閣門王父廟在東故有每門不知

祖廟者大祖之廟也

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謂大夫三廟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祭法一篇多不足信當以王制為正凡諸侯

受朝聘必於祖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祖莫尊於

大祖故受朝聘必於此天子亦宜於大祖之廟賈疏謂在文王之廟非也推之

大夫亦當然安得受於王父之廟乎宗廟之制大祖居

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不與大祖竝列非有隔牆

也詳廟在中門內說賈謂三廟竝列經三閤門以至王父之廟

則越大祖而過不亦藐視大祖乎是每門非閤門其為

外門中門明矣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逸

周書有應門庫臺此謂臺設於應門孔晁注謂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其說非是詳樓考

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即臺門也是天子諸侯門

臺必在中門則大夫之僭而為之亦必在中門無中門

則無以為臺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蓋天子諸侯大夫

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

之朝不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

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大夫有二朝同於天子諸侯

故當有三門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若止有二

門則外朝豈在大門內乎天子諸侯不常御之外朝此

朝非魯語所言外朝魯語外朝即中門外治朝也對內朝故稱外所以致萬民而詢者

可在大門之內若每日常御之朝自當在中門內也韋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安得以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毋乃不敬乎且天子諸侯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夫朝者外朝也寢門者內朝也與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夫之朝明矣先言在其朝繼言及寢門則外朝在中門

之內亦明矣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門士冠禮昏禮相見禮皆無每門之文與大夫異矣宮室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雖大小不同而堂階房室戶牖等皆不降殺惟於門則大夫得同於天子諸侯而士不得同於大夫于此見先王之重朝儀雖在私家猶必崇其體統也何也大夫外朝以合官職重私朝卽所以重公朝也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炁五官以法五行

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炁禮五等以法五行其義與此略同

運謂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行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各一人則不象三辰五行其說非也

三公五官亦象三辰五行董子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為天官司徒為地官秩宗為春官司馬為夏官士為秋官其工為冬官鶚竊以為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為殷制鄭注亦謂殷制鄭志焦氏答崇精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為六官是

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易為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竝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鳩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即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為大火夏

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  
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其工大  
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  
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  
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  
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虞五官  
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

稷爲土官何以知之呂荆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土制百姓于荆之中以教祇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  
也棄后稷也皋陶士也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  
讓于稷契暨皋陶舜之命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  
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春官又楚語云  
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宗伯掌  
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木之性爲仁禮以仁爲本  
故禮官屬木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  
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爲木正黎爲

北正亦為火正此言重為南正黎為火正互文也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

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士即周之司寇司寇為秋官秋  
為金也司空在周為冬官冬為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  
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卿為朝廷大  
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尚德而不尚兵以士兼攝之也舜  
言苗頑弗即功禹言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  
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教輔之以荆威而無事乎征  
伐也書傳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  
也夏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與殷同啟大戰于甘則必有司馬矣論語舜有臣五人即  
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為秩

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為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

弼教也虞為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民食用與平地

之植穀同也其工為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有藉乎

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為中大夫亞於五

官合之為九官以法九星見逸周書要之以五行為重也鄭

君增以司馬列為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其工之官不尊

故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不列于五官唐虞時何得

以其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

為司空非其工也鄭云初堯冬官為其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

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其說無據稷降播種為地事何以為天官此其

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氏為曆  
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  
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  
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  
古者天與民近故帝王皆以天事為重而多設官以掌  
之猶殷人尙鬼建官先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羲和  
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為卿仲叔四人當為大夫此二卿不在  
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于統百官者為百揆主  
諸侯者為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為公公羊傳謂天子三  
公天子之相也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  
內是百揆四岳即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

岳止一人為異耳鄭君謂羲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為四伯其  
說本尙書大傳不知四岳為神農之後羲和為重黎之  
後不可混而為一全謝山辨之詳矣羲和為司天之官不可兼  
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此蔡氏  
說甚確

鄭注及偽孔傳皆非是四岳止一人若有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  
矣故知四岳別為一官為三公之任也百揆為宰相之  
職爵為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百揆在  
五官之外及舜即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  
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  
兼之也本蔡傳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

不知司空爲水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並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于司馬又六軍並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官侯厥政孔晁注五官舉大官言之此五官之證楚語云古

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又一證也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故天子五官諸侯則降爲三立政言文王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此在殷時是殷諸侯三卿與周同也大戴禮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亦謂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孔疏以五官爲五大夫非也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蓋諸侯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爲大夫而得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爲五官諸侯五官可知天子亦五官矣此又五官之一證也又按董子五官之說以司農爲木官司馬爲



火官司營爲土官司徒爲金官司寇爲水官司于義未安  
不足取證夫唐虞有百揆殷有卿士周有冢宰皆宰相  
之職但唐虞夏殷以宰相統五官周則以宰相與五官  
竝列爲六若去冢宰則亦五官而已此其監二代而損  
益之者也然宰相與五官竝列不見其特尊未及古制  
之盡善後世設宰相以統百官合乎古制而六部尙書  
又沿周制而變其名始失之矣

### 廟在中門內說

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  
中門內引禮記左氏穀梁諸書以證其說

見考工記補注足正

千古之繆誠有功於聖經者也世儒猶有疑者鶚請列  
五證以申明之周官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  
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聘禮亦云公  
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  
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  
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大門卽外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  
門乎賈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祖居中二  
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  
經三閤門乃至大祖廟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江慎

修極稱其說鶡竊以為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  
 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禘祫只是一祭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詳禘祭考必合會  
 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  
 之廟必不與羣廟竝列也若與羣廟竝列何以見大廟  
 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竝  
 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  
 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一列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贊詔  
 者不與君竝列也會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會不與  
 人竝列也然則羣廟必不與大祖竝列矣安得有隔牆  
 與閤門乎假有閤門其門甚小而賓客之入必由三閤

門而至大廟毋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祖在北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  
 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  
 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注周官亦引之  
 鄭君初不以每門爲閤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闈與大  
 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入其闈則無人闈  
 與闈卽閤門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小闈謂之閤必別之於門  
 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闈閤不得  
 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  
 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

廟是每門為賈以為閣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

折而向東是為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

屬于門賈以為門皆有曲抑亦誤矣每門每曲既非閣

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證一也覲禮侯氏乘墨車載

龍旂弧韜乃朝下即承言天子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

奠圭再拜稽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宁也門者

廟門也朝畢即入廟行覲本萬充宗說則廟在路門外應門

內可知天子以應門為中門諸侯謂之雉門其證二也周官闈人掌守王

宮中門之禁鄭注以中門為雉門鄭謂天子五門故以雉門為中門不知天子亦三門中

門為應門子亦三門中古者天子縣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

中門以外象魏即兩觀在中門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外門

也諸侯為庫門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置於中門之外而不

設禁乎其證三也顧命言康王即位于廟當在既祔之

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

門內可知其證四也古者女子十歲即不出中門士冠

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闈門外婦人入廟由

闈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尚不敢入

況可出中門乎其證五也有此五證學者可以無疑矣

### 宗廟祭祀時月考

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必以孟月達於上下通乎古今未

之或易也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見禮記祭統

祭之大者莫

如郊廟鄭司農注周官肆師以天地為大祀後鄭謂大

祀又有宗廟是宗廟與天地並重也易說云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而宗廟之祭亦行于孟月所謂事親如事天

也

孟春上辛郊天郊後乃祭宗廟春秋繫露云郊常以正月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也故祭宗廟必後于郊然與郊同月而日月社稷之祭皆在仲月此事親如事

天之義也逸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則自周

以前時祭皆必以寅巳申亥之月此古今所同也事親

之義自天子達于庶人則時祭皆必以孟月此上下所

同也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其說最

確鄭君注王制亦謂祭以首時當矣而諸儒猶有異論

服虔注左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祭

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宗廟以仲月

王制

近儒多據周官仲夏獻禽享禘仲冬獻禽享烝而以首

時之說為非鶚詳考之而知祭以首時其說必不可易

請列八證以明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鄭注季夏建巳之月周六月夏四月也禘

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是知禘祭當用夏正四月

也魯禘如是周禘亦宜然禘為大祭舉大祭則不行時

疏載此說謂南師解云

孔冲遠王制疏謂未知孰是因兩存其說

祭則時祭皆與大祭同孟月矣其證一也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魯之祀典也周郊以寅月此啟蟄而郊則在卯月故知為魯之祀典杜注以始殺為建酉之月閉蟄為建亥之月然此傳四句郊與雩對嘗與烝對郊雩同用仲月詳魯郊考龍見而雩解則嘗烝必同用孟月矣白虎通云秋祭曰嘗者新穀熟而嘗之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以為黍稷之屬于是始熟可知嘗祭必在孟秋矣杜於釋例引詩白露為霜以證始殺之為酉月不知孟秋律中夷則夷則即始殺之義也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傷被刑法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又云戮有罪嚴斲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皆始殺之謂故賈服注竝以始殺為孟秋其證二也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周制侯服歲朝周官小行人云侯服歲一見亦必廢一時祭不特虞夏也王制本言周禮鄭以為虞夏之制非也周頌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云嗟嗟係介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畷鄭注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蓋以月令紀耕藉勸農之政皆在正月而諸侯朝王亦必在正月堯典輯瑞覲后文承正月類帝之下在二月東巡

之前周禮當不異是諸侯因朝而助祭因助祭而飭以耕藉勸農朝王勸農皆在孟月則祭亦在孟月可知其證三也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春正月有事于大廟初用勺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大廟此以夏正言之此書固用周正亦或用夏正如成王四年夏四月初嘗麥十三年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是也祠與烝皆在孟月其證四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其下文云在十有二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楚語云日月會于龍羗羣神頻行國于是乎烝嘗韋昭注羗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又魯語云烝而獻功韋注冬祭曰烝

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豳風七月篇云九月授衣又云十月納禾稼是知獻功必在十月烝在孟冬明矣其證五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會非也禘者以四月會麥也嘗者以七月會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皆是孟月其證六也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然鄭注謂薦以仲月非也下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夫韭見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孟秋稻熟于孟冬七月詩十月穫稻是稻之遲者熟於孟冬也月令季秋天子嘗稻先薦寢廟庶人則至孟冬薦之則薦以首時甚明若薦以仲月則皆失時豈得謂薦其

時物邪薦猶在首時況於祭乎其證七也周官四仲之祭賈公彥孔冲遠皆謂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膾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乾者謂作醢及鸞先乾其肉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有醢醢麋鸞鹿鸞麋鸞鄭注作醢及鸞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襍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祭必十日上旬不吉則用中旬故或七十日或八十日豆實乃具鄭謂百日舉大數言之耳此與犧牲在滌三月同一致敬之

心三田之中所以乾豆爲第一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之非正祭亦明矣其曰享祔享烝者凡夏祭皆得謂之祔冬祭皆得謂之烝不必正祭也且四時之田皆爲祭祀此獻禽若是正祭何以四祭僅舉其二而與祔社竝列邪况祭祀必先齋戒十日不得出外馳逐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明是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齋戒乎豈齋戒不妨田獵乎獻禽於廟是小禮故不先齋戒其證八也有此八證又何疑於首時之說乎至于春秋所載祭祀之月多非首時如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八年七月禘昭

十五年二月禘是也此亂世不能如禮不足據也

### 天子四廟辨

天子廟制先儒紛如聚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  
鼂虞喜干寶之徒皆謂天子七廟是定制宗不在數中  
韋玄成馬融盧植鄭康成輩皆謂天子四廟與太祖而  
五周以文武爲二祧始有七廟朱子兩存其說近惠定  
宇專主四廟力排七廟之非以爲畔經離道鶚詳考之  
竊以四廟之說爲不然也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  
傳僖十年五年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積厚者流澤光積薄

者流澤卑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  
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諸侯與天子同  
而大夫不得與諸侯同此又何說也惠氏引王制孔疏  
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  
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  
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  
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  
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  
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  
者惟禮記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為四廟一  
 昭一穆為二祧祧不得為廟則止四廟而已周官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  
 祧黝堊之先王為廟先公為祧先王親而先公疎脩除  
 重而黝堊輕鄭注以有司為宗伯宗伯尊于奄人則是  
 脩除必重于黝堊鄭以為互文非也  
 四廟之視二祧親而且尊也禘以太祖配天祖之所自出者天也  
 詳禘則視四廟為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韋玄成謂王者  
 不為始祖立廟親盡也失之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  
 無七廟也周官為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  
 王為四親廟諸盞即祖亞圉為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

王皆先王也亞圉諸盞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  
 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  
 也天侷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  
 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  
 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牲祀若大禘時禘天子無大禘大禘即大禘  
 也詳禘祭考則先公與先王竝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  
 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禘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  
 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牲祀先公之尸  
 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先公本尊祭者若服衮冕

似以卑臨尊矣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

袞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

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

先公為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為

周太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商頌曰玄王桓撥是契稱

王也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係鄭箋先公后稷至諸蓋中

庸注組紺至后稷非也司服注及天其尸必服袞冕祭

者豈得以驚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

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為周始

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序謂祀先王先公而詩但言大王文王者以大

王肇基王迹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也大王以上先公無可頌者故略之也詩不及先公而祀先公得歌之者以大王本先公也太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

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周語祭公諫穆王曰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日祭于

祖考月祀于高曾時享于二祧說本劉歆是七廟也在穆王

之時而稱先王之訓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禮器云周

旅酬六尸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也此言三代

尸禮之異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監前代而彌趨

於文必是周公所制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馬昭引此文而云使

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是以旅酬六尸之禮為在共王之世也蓋周初文武在四廟中

至其王時乃居二祧也周至其王之時  
政教已衰豈能制此禮哉必不然矣 周官守祧奄八

人鄭注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孔疏云通姜嫄為八廟

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

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鄭注謂祧為文武之廟遷主

藏焉其注先王先公廟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

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不知祭

法所謂二祧者非以遷主所藏而名之也說文云祧遷

廟也蓋祧之為言超也超上去也凡主居此廟則將遷

去故名祧祭法所謂遠廟為祧也祧所以有二者以服

親廟只有四其二廟為祧左昭右穆取其相稱且新主為昭則祧昭新主為穆則祧穆此二廟皆為當祧故二

也祧然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

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

敢愛豐氏之祧祧即廟也鄭君謂諸侯遷主藏于始祖

云祧始祖廟也杜注襄九年傳亦然太祖百世不遷豈

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為祧乎杜注昭元年傳又云祧遠

祖廟不知大夫無遠祖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

為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至于遷主

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禘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

藏于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

非遷主所藏也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為  
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其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

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

懿王孝王之時懿王時文王當祧乃立文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乃立武世室孝王為懿王弟

其崩也當別立廟周于是有九廟并姜嫄廟孝王廟為十一廟然則文武為

二祧不過在穆王其王之時未幾而為世室矣何得謂

文武常為二祧乎賈疏謂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是

廟有虛主也會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

必不然矣即如鄭說以二祧為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

以後成王當祧藏于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于武王之

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立而無所藏又何為立之乎賈

疏又云鄭以二祧為祖宗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

毀故云祧也不知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其祭

在明堂以配上帝詳禘祭考不在七廟內也七廟惟后稷稱

大祖其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大宗中宗高宗未聞有祖也唐書

禮儀志引白虎通謂文王為大祖武王為大宗朱子廟圖亦然皆非也周文武之廟稱為

世室不稱為宗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即以為祖宗亦是

不毀之廟而乃謂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為二祧

則知七廟為天子之定制矣惠氏謂王制祭法穀梁傳

皆晚周之書不足為據然則周官小雅中庸國語亦豈

晚周之書乎又謂鄭君之說本于緯書禮緯稽命徵孝

經緯鉤命決皆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夫廟必有大祖夏四廟是無大祖也昭穆必相稱周六廟其一為大祖是昭穆不相稱也其謬妄亦甚矣又謂呂覽言五世之廟在未焚書前必得其實然則禮記穀梁荀子諸書豈盡在焚書後乎何其獨信呂覽也又謂商書七世之廟是王肅撰偽古文改五為七然王肅變亂古文好攻鄭氏固為聖經之罪人而廟制之說實優於鄭不可以人而廢言也又稱述韋玄成毀廟之議而歸罪於劉歆不知元帝之時文景廟實不當毀而玄成欲毀之幾使天子獲罪於祖宗此真畔經離道者也劉歆引王制穀梁諸書謂孝

武廟不可毀哀帝卒用其言誠有功於經者而惠氏反以為畔經離道學者惑之鶚故不可以無辨

### 五嶽考

五嶽之名諸儒皆以為岱衡華恆嵩高

岱山一名泰山諸儒無異說衡

山一名霍山說者不一案爾雅釋山首云江南衡末云霍山為南嶽是霍山即衡山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灄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孟堅作志在武帝移易衡山之後而不以天柱為霍山亦可知霍山即衡山也應劭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此定解也邵二雲據大山宮小山霍謂衡山中峰獨高不得名之曰霍不知南嶽名霍者萬物盛長霍然而大也不近邵二雲謂周之五嶽有嶽山可執一說以疑之也

而無嵩高其說自當然以嶽山為西嶽華山為中嶽卻非確解至謂爾雅釋山篇末五嶽為漢人所附益尤妄

說也竊謂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何以言之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為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揜也揜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揜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此王道所以為大公也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可甚相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嶽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

會之所特為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

嶽之名歷代隨帝都而移焉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晉陽

禹初都陽城未幾即遷都晉陽或以為安邑非也論禹都者當以晉陽為主故不言陽城詳禹都考

皆在冀州之域故竝以霍大山為中嶽也

霍大山一名景霍山又名景

霍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

殷湯都西亳

在河南府偃師縣詳湯都考

在豫州之

域故以嵩高為中嶽也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周武王都鎬

在西安府

長安

在雍州之域故以嶽山為中嶽也

嶽山在陝西隴州爾雅

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為殷制可知釋山篇

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為殷制矣

虞夏五嶽胡朏明邵

二雲已詳論之故不復論

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

為沂山

說文有沂字無岍字禹貢岍山本作沂馬本作開音相轉也

是嶽山即禹貢

岍山也

岍山一名吳山亦曰吳嶽史記封禪書析吳嶽嶽山為二非也

以其為中嶽故

專稱嶽

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釋山曰河

名見于周時書

猶霍大山為中嶽得專稱嶽也

禹貢曰

陽又曰至于大岳

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為嶽而中

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嶽山若是西嶽何不舉其

名曰岍與岱衡恆一例而獨專稱為嶽乎五嶽不以西

嶽為尊安得異其稱乎況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

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為西嶽使西

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三方之嶽各得其便而

西嶽獨遠豈王者大公之道乎且沂縣在鎬京之西苟

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

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為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

巡狩至于西嶽今沂縣為巡狩所不至何為虛設西嶽

乎邵氏謂吳嶽為西方諸侯朝覲之所其亦未之思耳

以嶽山為西嶽其說本於鄭康成襍問志云周都豐鎬

故以吳嶽為西嶽果如此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

然舜都蒲阪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為西嶽乎賈公

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夫方嶽為

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既不得為西

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  
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爾雅釋  
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釋  
周之五嶽也而殷之五嶽反載於篇末者蓋此五嶽雖  
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嵩高  
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  
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  
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  
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爾雅云山  
大而高崧異於岱衡華恆猶  
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

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

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

韋昭謂山有石室  
故名大室恐非

胡朏明據左

傳昭四  
年

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

可知其不得爲中嶽然堯典但言四嶽不及霍大山而  
霍大山不失爲中嶽職方氏五嶽與四鎮竝列爲九州  
之山鎮而亦不失爲五嶽豈可據此而謂大室非中嶽  
乎司馬侯是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竝數可知東  
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爾雅釋山首尾載東西  
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注大司樂引篇  
首五嶽而注大宗伯又引篇末五嶽兩解不定也

賈疏  
謂大



司樂注主災異殊為郭璞第于衡恆注曰北嶽南嶽而  
曲說邵氏已詳辨之

其餘不注始于華嶽二山疑而不決也孫炎注以嶽為  
雍州鎮亦有疑於鄭君西嶽之說也朱長孺謂商周之  
世以岍為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是以爾雅釋山  
篇首五嶽為殷制而首尾不同不可解矣若以篇末為  
周制何謂商周皆以岍為西嶽乎胡肫明譏鄭君大司  
樂注不以霍大山為中嶽謂五嶽自黃帝迄周秦悉不  
敢移信如此說是吳嶽本不在五嶽內也何得謂之嶽  
乎爾雅釋五嶽何得數之乎周之五嶽既有嶽山可知  
霍大山不得為中嶽矣周都鎬京霍大山不在畿內又

非在四嶽之中安得謂之中嶽乎故曰周之中嶽必以  
嶽山也迨平王東遷維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  
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  
高為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  
嶽之名不改秦漢之都與西周同 緯書起于周末孝經

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崧高語時制也大史公封禪書及  
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  
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胡氏  
邵氏謂自漢以後始有此五嶽之稱而以爾雅之文為  
後人附益豈其然乎惟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謂

唐虞時卽以嵩高爲中嶽不數霍大山其說殊謬而後  
儒皆從之則胡邵二公所辨爲得其實耳

釋谷

谷不必有水也詳其形聲稽之經典谷之本義當爲無  
水者也谷之爲文从宀从口宀爲重八入者別也兩山  
分別故从宀山分而開如人開口故从口其形未嘗从  
水也讀若穀者谷之爲言空也其中空空如也谷聲近空故有  
空容字从谷空虚乃有容也老子曰谷神不舛言人之  
神如谷之空虚可以不舛也說者以谷爲養失之谷有空義故知  
其無水也易言入于幽谷書言暘谷昧谷未見谷之有

水也詩言有空大谷谷大而空不得有水也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谷爲地之陷不得有水也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鳥不棲於水中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非水草不  
蔓延於水中也中谷有蕓嘆其乾矣謂蕓爲日所暴而  
乾燥也若有水則蕓豈得嘆其乾邪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謂賢人去隱於谷中也若谷中有水豈可得而居邪  
左傳言鄭伯有爲窟室夜飲朝者曰公安在其人曰吾  
公在壑谷見襄公三十年以谷稱窟室窟室固非有水者也此  
皆見於經而可據也再以他書考之伶倫取嶰谷之竹  
桓公田獵入愚公谷鄒衍吹律而谷生黍鬼谷子居于

鬼谷魏延欲兵出子午谷李愿隱居盤谷皆可見谷之無水也又淮南子言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見墜形訓邱與谷對舉邱是土之高者則谷但爲土之卑者非有水也蓋谷在兩山之間其地寬廣可爲田園廬舍所謂山農者多居于此豈爲水所湮沒邪卽有泉水或潄或流不過以其爨汲資灌溉非必盈谷皆水沛然而下注也至于谷之稍隘者不可聚廬而居其中空空然是謂空谷亦非有水瀾漫於其中也但谷旣在兩山之間一遇大雨驟集山上之水皆由此而下注于谿向之無水者于是有水矣谷旣有水與澗相似故澗得與谷通稱禮記祭

法曰山林川谷公羊傳曰無障谷

僖三年

老子曰江海能

爲百谷王淮南子曰雖谿谷

見時訓

爾雅曰水注谿曰谷

見釋水

此則以谷之有水者言之而并以澗通言之也然

谷之有水者暫無水者常非如澗之常有水也澗常有水故其文从水从閒以水在兩山之間也詩言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蘋固生於水者也左傳言澗谿沼沚之毛澗與谿沼沚竝列可知其常有水也谷之地廣故水不聚澗之地狹故爲水所鍾谷之水多無源故雨止則水涸澗之水皆有源故其水長流不竭谷無水故可居澗有水則不可居

詩考槃在澗此澗字當作閒古文閒

與干通韓詩作干是谷與澗異也而澗可謂谷者散文云地下而黃曰干  
通耳谷可以統澗澗不可以統谷故諸書多言谷而不  
言澗也谷有水時少無水時多故曰谷之本義當為無  
水也諸書以有水言者非本義也說文解字皆本義而  
於谷字乃云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則失之  
矣谷若有水與澗無異谷从半水澗何以不从半水平  
毛公釋詩多用爾雅其解中谷有蕕篇云陸草生于谷  
中傷于水蓋據爾雅水注谿曰谷以谷為必有水故為  
此解也殊不思曠字从日易言燥萬物者莫曠乎火是  
蕕之乾傷于日非傷于水也詩人之意歎歲之旱甚而

草亦枯若以為傷于谷水何足歎耶毛以為傷于水失  
詩意矣說文爾雅固為訓詁之宗然亦有不可據者世  
儒徒據說文爾雅皆以谷為必有水而不知其非余故  
考辨以正之

釋億

說文云億安也此為本義从人从意安者人之意也雖  
是諧聲亦兼會意左氏隱十一年傳不能共億昭二十  
一年傳心億則樂三十年傳益姑億吾鬼神杜注竝云  
億安也安有樂義孟子安樂連文大雅韓樂則氣盈故  
又轉為盈小雅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是億亦盈也毛傳

謂萬萬曰億則與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不可億逞逞與盈字不對失之

盈古字通左氏春秋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億盈連文億亦有盈滿之意

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杜注以億為度失之億又作意說文云意

滿也億又通臆史記扁鵲傳唏噓服億即幅臆也方言云臆滿也滿與

盈義同數之盈者莫多於億億為十萬亦為萬萬詩伐檀篇

鄭箋謂十萬曰億毛傳謂萬萬曰億蓋毛以大數言之鄭以小數言之也左氏云萬盈數也

萬為盈數則億之為盈數不待言矣故又轉為萬億之

億億為數之最大者故又轉為大廣雅云萬大也萬為

大則億更為大矣易震六二億喪貝六五億無喪有事

億字皆當訓為大象傳云大無喪也大字明釋億字王弼

注以億為語辭程傳以億為度皆非是億為大也億又通意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

漢書億作意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意在事先而逆料之故

億又為料度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是以億為料度也

億又通抑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即抑亦也億

从意聲本當讀若意然意从音聲說文音亦聲音从一

聲說文音从言故億讀若抑意抑一音侈讀為意斂讀

即為抑詩以億與直特為韻又與翼會為韻从斂讀也

求古錄禮說卷二

臨海誠齋金鶚

諸侯四寢考

先儒皆言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此其說非也古人  
 制度每降殺以兩天子六寢大夫二寢則諸侯必四寢  
 可知若三寢則失降殺以兩之例矣春秋僖公二十年  
 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  
 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左傳言子國子耳劫鄭  
 伯以如北宮襄公十年又言衛侯薨于北宮哀公十七年有北宮  
 則必有南宮矣南宮即路寢也東宮西宮北宮皆小寢

也然則諸侯有四寢矣以魯考之有東宮西宮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蓋卽東西宮也又有高寢高寢蓋在北以居東西宮之上而又正中三宮惟此爲尊故名之曰高寢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寢是也然亦小寢非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宣公成公亦皆書薨于路寢外以路寢爲正春秋十一公惟三君外得其正耳而定公不書路寢而書高寢可知非路寢也有三小寢而又有路寢是魯有四寢也又有楚宮襄公作之襄公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杜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後卽終焉六月公薨于楚宮此四寢外別宮非制也晉有固宮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晉欒盈之亂公如固宮杜注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孔疏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

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又有銅鞮之宮數里襄公三十一年左傳皆別宮之過制者也若四寢則先王之制也說苑謂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如其言是當以高寢爲大寢路寢爲小寢也夫路之爲言大也車曰路車門曰路門皆言其大也玉藻謂君聽政于路寢釋服于小寢路寢之爲大寢明矣高寢之名不見於三禮是魯君自爲美名非法制也豈可以其名爲高遂目之爲大寢加於路寢之上哉定公薨于高寢左氏公羊無傳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其爲小寢明矣說苑引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此劉向自爲之傳耳又謂諸

侯正寢三高寢路寢皆為正寢是諸侯無小寢也若又有小寢則太多矣又謂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夫父子不同宮禮有之矣而謂易世之後子不可居父之寢於禮未有也高祖之廟子孫可以居之何以高祖之寢子孫必不可居乎惟大祖之廟非子孫所得居然寢與廟不同高祖與大祖不同不可混而一之也又謂天子亦三寢是尊卑無別也其繆不待辨而明矣何休公羊注云莊公三十二年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案傳謂路寢

者何正寢也今以高寢先於路寢是亦正寢也正寢止

有一若二寢不得為正矣正寢二而小寢一殊非制也

賈公彥宮人疏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燕寢即側小寢

室一不知側室在夫人小寢之旁不在人君三小寢之

內故大夫士之妻亦有側室側室見內則大夫士皆二寢正

寢一若側室得與其中是大夫士亦三寢矣此數說者

既不知諸侯有四寢又不解正寢小寢之制則誤而又

誤者也鄭君謂王之小寢五隨四時而居之此義最精

明堂為施政之所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行以出令

也小寢為燕息之地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時以養



身也諸侯降於天子不得備五宮然亦宜隨時以居之

蓋春夏居東宮東為陽方春夏皆屬陽秋冬居西宮西為陰方秋冬皆屬陰

四季十八日居北宮北宮居中中為土也齊則居路寢

玉藻言大夫齊戒居外寢可知諸侯之齊亦居外寢矣

路寢即外寢夫人亦有四寢正寢一小寢三夫人居正中北

宮姪娣從之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其姪娣各從之

祭義言三宮夫人世婦蠶繅雖天子之禮亦兼諸侯詳天

子世婦女御考此三宮必皆小寢正寢非夫人蠶繅之所也鄭注

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王后六宮正寢在內夫人半王后是三宮并正寢在內其說非也蓋亦降殺以兩

耳穀梁傳桓公十四年言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

御廩此三宮亦指小寢正寢非夫人親舂之所也然則

夫人有四寢矣夫人亦四寢而諸侯之有四寢無疑矣

### 天子世婦女御考

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御妻當作女御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以聽

天下之內治此說未可信也古之聖王清心寡欲以女

色為首戒安有宮女如此之多即曰聽內治亦不必百

二十人也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

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姓之言生也夫子孫之多謂

之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猶云則百斯男耳非必限

定百人也即曰百人而姓兼子孫

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

所祭者之子孫漢書儒林傳云丁姓字子孫是姓兼子孫也

亦不必百二十人以生

之也大夫一娶三女諸侯一娶九女則天子宜一娶十

二女

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一娶九女也諸侯九女則天子宜十二女王度

記謂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非也白虎通既引王度此記又載天子娶十二女之說於後當以後說為正

降殺之大例而天子乃有百二十人多於諸侯十三倍

有餘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

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

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

物必生也若百二十人亦無所取法矣為此說者蓋以

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

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

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

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為夏制然自殷

以前皆五官

詳五官考

夏時無所謂九卿者則此百二十人

本言周制矣且百二十以人數言非以官名言即夏時

亦不止此皋陶謨言百僚百工是唐虞時官已有百夏

當倍于虞殷當倍于夏

尚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其說是也又云夏商官倍則商與

夏同非也然此本偽古文不足深辨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蓋以官名言約

舉大數耳鄭君疑記者之誤孔冲遠書疏謂禮記後世之書不合經典皆非也

周當倍于殷

約有千數此勢所必至者而謂夏官人數僅百二十始不然

矣況昏義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兩相比擬其同為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

人為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為周制此昏義鄭注則比

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

制顯與周官不合彼蓋以三公參之為九卿故九卿參

之為二十七大夫大夫參之為八十一元士不知三公

三孤有其官名而人不必備周公召公皆以冢宰兼三公三孤不見于經周

時實止六卿顧命可考安得三孤之下各有三大夫也官必

因事而設無其事則不可設其官有其事則不可無其

官豈可限以定數哉三公以法三光九卿以法九紀見逸

周書合為十二以法十二辰自此以下惟以三百六十官

名法周天之度而人數固不必有所取法也則何必限

以百二十人乎況百二十人又無所取法乎夫然天子

立官非有百二十人后之立官不得以百二十人與之

準矣且天子之事最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最簡何必

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必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

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

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

二十人乎此百二十人雖曰婦官而實爲天子之宮妾  
非有夫之命婦也人數既多若不徧御則令其怨望若  
必徧御則荒淫於色矣鄭君謂后一夕三夫人一夕九  
嬪一夕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  
夕而御九人其荒淫不已甚乎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  
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  
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天子取十二女卽  
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  
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

二十一人此皆鑿空無據之言揆之以理亦復不合夫  
正妃猶天子也不立正妃則無以配天子亦無以統羣  
妾矣而謂自舜至殷皆不立正妃有是理乎三代設官  
所以遞增者人眾而事繁也若宮人何爲三倍遞加乎  
古人不再娶舜娶堯二女則二妃耳檀弓謂舜有三妃  
原不可信或二譌爲三亦未可知而遂據此謂三代皆以三倍遞

增矣竊謂春秋說天子一娶十二女必是周制曲禮  
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娶九女則以兩

媵爲世婦以夫人之姪娣及兩媵之姪娣爲女御孔疏

娣爲世婦兩媵及姪娣爲御妻是謂姪娣尊于兩媵也何休公羊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

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是以兩媵尊于夫人為妻世婦  
嫡姪娣也今以天子例之知何說為當  
女御統謂之妾孔疏謂御妻外又有妾則其數多矣其說非也天子娶十二女

當有三國來媵各以姪娣從以三媵為三夫人一后三夫人象

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為次妃以后之姪娣及三夫人之姪娣為

世婦世婦共八人此十二人一娶而得有定數者也然天子

欲廣子姓故又有九嬪女御周官九嬪職云掌婦學之

法以教九御是九嬪九御各九人也此十八人皆后妃

廣求有德者以充之關雎詩所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者也合之凡三十人以法一月三十日之數月者

陰象也第嬪御有其人則充無其人則闕則無定數者

也世婦九嬪女御皆天子之妃妾並非婦官故周官皆

不言數以別之夫人更尊與三公等且不列其職矣世

婦在十二人之内其位本尊於九嬪曲禮云天子有后

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謂后妾統夫人以下言之鄭謂百二十人之

外又有妾其數更多矣是世婦在九嬪上尊卑判矣孔疏謂記者或禱夏殷言

之非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

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及良日夫人

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所謂夫

人者即王后通稱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亦謂王

后也本鄭注三宮夫人則三夫人之分居三宮者也副禕明是

禮記卷二  
王后之服鄭注以此章所言皆諸侯之事故注三宮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注副禕云記者容二王之后與不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有三宮夫人未又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然則君謂天子夫人謂王后也其首句云古者天子諸侯是諸侯禮與天子同故舉天子以例諸侯非舉諸侯以例天子也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之尊非九嬪所可及矣世婦隨夫人分居三宮而九嬪別有其居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是九嬪不得居王后之宮也內宰云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必不止三夫人居之是世婦得居王后之宮也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春官有世婦每宮二人以卿爲之凡十二人與天子六卿及六少卿相準以三夫人以下惟世婦最尊

故婦官之長亦以世婦名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昏義以九嬪尊于世婦非也后一夫人三世婦八嬪九尊者少而卑者多自然之序也女御不復增多者以足法一月之數也其居宮之法王后六宮一宮爲正寢五宮爲小寢后居中宮其南宮爲王后內朝正寢爲外朝亦猶天子之有內外朝也北宮東宮西宮三夫人分居之以北爲上次東次西姪娣各隨其長每宮夫人一世婦二夫人居正室世婦居左右房三宮合九人后之姪娣與王后同宮亦一宮三人女御則各從九嬪而居九室也鄭注內宰六宮之人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

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而燕息焉不知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王之五寢隨時而居以王有巡狩四方之義婦德主于貞一宐恆居中不可游居各宮也九嬪分居六宮考工記何言九嬪居九室乎三夫人不分居宮祭義何言三宮夫人乎嬪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何所分別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觀此愈可知世婦女御不得有一百八人矣夫人世婦居者四而內宰言六宮之人以其在六宮中也猶一人亦可稱三公也至于進御之法必以五日爲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此統貴賤而言可知天子御女亦五日而一御也凡進御者必沐浴古人五日一浴亦五日御女之一證也節欲所以保身故五日御女雖以天子之貴亦不得縱也五者天地之數生育之本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大衍之數五十五日一御女亦其義也王后夫人世婦九嬪女御以次進御凡五月而一周亦合天地之數也鄭君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媵一夕姪娣兩兩而御五日而徧也然經文未嘗明言諸侯何所據而指爲諸侯之制每夕必御女非節欲之道兩兩而御亦不免於色荒矣夫古人御女旣以五日爲期

而又齊戒則不御居喪則不御天地有災則不御邦有大故則不御二至之月亦不御其御女誠有節矣此宮人之數所以不容或多也後世帝王宮人不啻數千無日不近女色其視先王何如哉儒者習聞其事無怪乎其於百二十人之說恬然不以爲非也

大明堂考

明堂之制先儒紛如聚訟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內劉向說苑亦謂明堂在國中路寢高寢承明堂之後見修文篇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

也考工記以爲五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說者謂四堂十二室公玉帶以爲一殿無墜環以複道上有樓此其制之不同也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輩謂辟雍靈臺大廟明堂同在一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宗廟列王宮左右鄭康成謂辟雍靈臺在西郊大廟在國中與明堂各異此又其制之不同也案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王者制度無不法天路寢以法紫宮明堂以法太微孫淵如著明堂法天論其說如此太微在紫宮之南下臨翼



軫與紫宮不相連明堂所以不與路寢相近也於辰為已故淳于登

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孝經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

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孫淵如據說苑謂國中亦有明堂非也

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

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為陽方

三為陽數也泰壇以祀昊天鄭君以為祭感生帝非也詳禘祭考其神為

太一居天之中太一亦曰天皇大帝即論語北辰則當為一壇漢郊壇皆五時

以祭五帝非也設於正南午位去國一里明堂兼祀五帝其神

為五帝座在太微垣居天之偏則當為五室設于南左巳位

晏子有五帝之位去國三里一三皆天之生數道始於一

成於三三生萬物本老子昊天為生物之始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也五帝為生物之成故泰壇一里明堂三里且以象紫

宮在後太微在前也明堂五室皆居正中以象五行五帝

者五行之精也又極陽數陽數終于九法龜文倣井田象九州故復

有四隅之室合為九室堯謂之衢室衢與達通九達為達是亦九室然尚書帝命驗謂

堯舜五府蓋略去四隅之室也是考工之五室與大戴之九室一也月

令東為青陽大廟南為明堂大廟西為總章大廟北為

玄堂大廟中為大廟大室稱大廟者以其崇奉鬼神又

有前堂後室似宗廟之制也萬充宗謂生人之居不可稱大廟因席為呂不韋之

書不知古有王居明堂禮而月令采其說謂之明堂月令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鄭君所謂今月令也魯恭

禮記二  
謂月令周世所造蔡邕謂周公所制其說最當萬氏宗  
鄭注以爲呂不韋之書非也孫淵如辨之詳矣明堂本  
崇奉鬼神惟每月聽朔之日暫居之  
耳何得以爲生人之居與路寢同哉  
南北言堂則四面

皆有堂可知中央言室則四方皆有室可知是爲四堂  
五室四隅之室猶宗廟之東西廂其制非堂非室故謂  
之左右个然東西廂亦稱東西堂故大戴有十二堂之  
說然則考工五室以堂室之室言之別乎堂而言室也  
大戴九室以宮室之室言之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合乎堂而  
言室也月令四堂堂之正稱也大戴十二堂堂之通稱  
也說月令者謂有十二室則不可通以爲堂室之室則  
其制與室不類以爲宮室之室則實爲九室無十二室

也朱子謂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  
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周官  
大史賈疏謂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爲个堂此言以一室  
隔爲二堂與朱子說合是祇九室而已考工記云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凡室  
二筵九筵七筵者堂之廣也二筵者堂後之室深也明  
堂玄堂各廣九筵深七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五筵也  
青陽總章各廣七筵深九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七筵  
也青陽左个亦廣七深九明堂左个亦廣九深七餘可  
類推合而計之九九八十一以法黃鐘之數也高九尺設九階

亦合九室九之數室渎必二筵令堂渎皆得奇數堂屬陽故其數

奇而為五筵七筵室屬陰故其數偶而為二筵每室四

戶八窗記云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入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

合之得六十以法六甲之數也四戶以應四時四方入窗以應入節入風戶牖

屬乎室故其數皆偶室為陰也階屬乎堂故九階階九級其數皆奇堂為陽也中央不得為堂

故但有室且非聽朔朝覲宗祀之處可不必有堂惟作

室以藏文王武王之主而以備五帝之座而已室而曰

大居乎中央其制當殊于四旁之室以夏制推之當方

二丈四尺四旁有空閑處所以取明正合偶數四面皆二十四以應

二十四氣土旺四時故也記謂凡室二筵文承堂崇一

筵明是四旁堂後之室非兼中央大室而言也若大室

止二筵與諸室同何得為大廟大室乎鄭君於此節不

詳其制而於上文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

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云堂上為五室木室於東北火室

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

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

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謂三代皆五室十二

堂中央大室有四堂四角室皆有二堂周五室皆方二

筵與夏異制三室居堂六筵審如此說其不合者有四

五室以奉五帝之神居于四隅不得其正一也四堂其

一大室其兩旁又皆有室無兩楹東西序不類堂制二也四隅之室各有戶牖牆壁不得以爲堂三也明堂爲大朝之所必當寬大乃堂基廣九筵修七筵其堂廣僅二筵深二筵有半卽大夫士之堂亦不狹隘至此曾謂王者之明堂竟若是其小乎其不合四也大戴禮謂明堂宮方三百步例以方里爲井及覲禮方明壇宮方三百步其說自確而謂明堂基址僅廣八丈一尺修六丈三尺而安九室於其上必不然矣御覽引逸周書謂堂方百一十二尺隋書謂堂方百四十四尺皆未可信蔡邕獨斷云明堂廣二十四丈應劭云東漢明堂博二十

四丈以應二十四氣周制堂廣九筵其左右个亦九筵合之得二十七筵亦爲二十四丈漢制本乎周可知周之明堂其基之廣不止九筵也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謂法三十六兩七十二風孝經疏引劉炫說三十六戶法六甲子之爻後漢書注引禮圖謂七十二牖法一時之旺其說亦非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故堂室皆具而獨以堂名則堂之左右个當倣乎堂之陽明不當倣乎室之陰暗況十二堂以法十二月每月居之以聽朔尤不當爲室制也今謂左右个皆有戶牖有戶牖

則四面皆有壁陰暗蔽塞何以謂之明堂又何以居此而聽朔乎堂上必有東西序爾雅東西乃于東西序而開戶牖豈堂制乎廟寢尙有東西堂即夾室洞然無蔽而明堂左右个反蔽塞之乎風雨本無定數六卦亦無精義明堂五行備具何獨法一時之旺其取象又不當矣高誘注淮南子明堂之制以个爲左右房其說亦非竊思左右个之制當有兩柱一柱倚于序一柱立于堂隅似堂之兩楹以堂隅一柱隔爲二堂每月隨其方向而居也至于公玉帶之說以爲黃帝之制然尸子謂黃帝名合宮則不止一殿可知史記謂黃帝接萬神於明

庭豈一殿所可容乎其上有樓更非古制矣大戴禮謂以茅蓋屋在黃帝堯舜時則有之周人尙文又明堂爲朝諸侯之宮必不爲茅屋第于屋下少飾以茅以存古制焉耳又謂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則涉于怪誕此皆說制度者之繆也王制云凡養老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學不在國中可知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此爲殿制非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辟雍爲大學在郊明矣詩詠靈臺竝及辟雍三輔黃圖謂文王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靈臺與辟雍同處可知甘氏星經謂靈臺三星在明堂之西舜典舜格

于文祖之下即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文祖即明堂

本鄭氏注璿璣在靈臺三輔黃圖云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

則靈臺在明堂甚明靈臺在明堂則辟雍亦在明堂矣

大戴禮云明堂外水為辟雍蓋明堂法天故外周以水

象天之轉運明堂基地及宮垣皆四方而外水則圓圓

內容方以象天包地外也說明堂者皆言上圓下方辟

雍義取乎璧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其外水亦必圓又可

知辟雍必在明堂內矣周立五學東序在明堂東門之

外東序即東膠夏學也瞽宗在西門之外瞽宗殷成均在南門之

外成均五帝學也本董子上庠在北門之外上庠虞辟雍居中在

明堂之左此本陸佃說但彼不謂在明堂也皆為大學鄭君以虞庠為小學非也小

學在王宮南之左當在皋門之內若路門外之左有宗

兼主誨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說者據此語遂謂小學在王宮虎門之左與諸侯異制非也明堂象

王宮故辟雍在明堂南之左也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

東序也此專指辟雍而言惠定宇不知此指故以東序之說為非五者固

皆大學而辟雍為當代之學居四學之中尤為特大學

禮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

承師問道而端於太傅大學即辟雍也辟雍在明堂之

左故為東序韓詩說天子立明堂於辟雍之中則明堂

正而辟雍偏亦可見矣左有辟雍則右當有靈臺與之相稱甘公周時人親見其制故著星經謂靈臺在明堂西也靈臺所以觀天文亦以觀鳥獸故臺下有靈囿囿中有靈沼囿人掌其禁見周官鳥獸魚鼈皆所不殺觀其蕃息與否可以驗治化非爲耳目之玩好也靈臺卽囿臺天子謂之靈臺諸侯謂之囿臺天子靈臺有渾天儀諸侯無之蓋天子治曆故有儀器以觀天象諸侯受曆于天子故不觀天象也天子諸侯皆二臺天子時臺在應門以觀四時雲物在兩觀上亦曰觀臺詳樓考靈臺在明堂諸侯時臺在雉門囿臺在郊公羊說天子三臺曰靈臺時臺囿臺諸

侯二臺無靈臺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中諸侯觀臺

亦在廟中非也

此漢儒說左氏者非左氏本文也

鄭君謂辟雍靈臺在

西郊不及蔡邕輩所說之確近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宗

蔡邕輩之說孫觀察淵如亦言辟雍靈臺在明堂中皆

足以匡鄭君之失但皆不言周有五學辟雍在四門之

內明堂之左孫氏又謂庫樓星象靈臺靈臺卽臺門在

南庫門其說皆未精夫五學見于大戴禮賈子新書有

東南西北四學則辟雍必在中亦必在四門之內何以

知之蔡邕潁子容皆言四門之學曰大學四學旣在四

門辟雍當在四門內矣大戴禮謂宮方三百步此以宮

垣言之四門在宮垣猶國城之門也所以方三百步者

以中有辟雍辟雍為射宮見白虎通天子大射虎侯九十步

并堂淡及明堂基址之半二十步約有百五十步合兩

面得三百步天子田獵苑囿方百里本靈臺毛傳但傳以靈囿即田獵之

囿非也鄭注周官囿游獸禁以為離宮小苑是靈囿也

曰小苑則別有大苑可知矣王伯厚謂靈囿即方七十里之囿

亦誤靈囿準其制當有百步靈臺周回百二十步見

輔黃則一面三十步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并靈囿靈囿在前及

明堂基址之半亦百五十步合兩面亦得三百步若辟

雍靈臺竝在南門外則宮垣內方三百步空闊無用矣

况辟雍園水象教化周流浹洽或謂以節觀者非也必立于四門

之中使外水四面相等方見教化之均苟設于南門外

則不均矣靈臺在南門外亦與星象不合天子有應門

無庫門戴東原論之詳矣逸周書謂東應門南庫門而明堂位

別應門于四門則其說不可信矣靈臺與門臺不同爾

雅云閣謂之臺此門臺也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此靈臺

也臺門即兩觀之制詳樓考未聞明堂有兩觀也逸周書

云應門庫臺此言臺設于王宮應門其上有樓可藏器

物故謂庫臺孫氏引此語故辨之亦詳樓考非謂設于庫門也靈臺下

有靈囿亦不得設于門也庫樓一名天庫其下有柱明

是府庫之象非靈臺之象也臺門之制臺在門兩旁與



門合爲一物孫氏以亢南北兩大星南門爲明堂南庫

門之象而以軫南庫樓爲靈臺臺與門相遠亦非其象

矣孫氏又謂端門掖門象四門不知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天子屏設于應門明堂亦有之則端門當象應門其南門掖蔡邕輩及惠氏以辟雍靈臺與明堂

門則象四門也

同處固優于鄭君至謂明堂卽大廟則其說頗繆不及

鄭君之確夫左祖右社見于周官宗廟何得在郊廟制

左昭右穆而明堂四廟列於四旁何以爲昭穆天子七

廟又何止於五與諸侯同制其說不可通矣逸周書云

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雒邑之制不備七廟大廟后稷廟

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并路寢明堂爲五宮孔晁注以五宮爲五官府廬學士文昭因謂宮當爲官字之

譌不知周有六官何止五官且官府何得先于大廟路寢必不然矣序大廟于上而以路

寢與明堂連文則大廟非明堂可知也袁準作正論以

排之當矣而惠氏又駁袁說謂天子大禘于明堂引逸

禮王齊禘于明堂爲證不知禘爲大祭之通稱明堂之

禘卽宗祀也豈大廟禘祫之禘乎詳禘祭考鄭君謂大廟明

堂異處是矣而謂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亦非成王

崩時有東西房見顧命則路寢與明堂顯然不同鄭乃謂

成王尙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觀禮記几俟于東箱廟

有東西箱亦顯然與明堂不同賈疏謂覲在文王廟鄭本

說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不知覲禮當在大廟之中何

得在文王廟天子之廟皆當為天子之制先公且然況

文王已追王乎然則大廟路寢必不與明堂同制也

江慎辨之鄭以為同制故注夏后氏世室以為宗廟殷人重

屋以為路寢不知其皆為明堂也明堂所行之禮有三

曰宗祀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在武王時

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詳禘祭考曰告朔告朔各於其方之中堂如春三

昊青帝配以文武至聽朔則按曰朝覲會同之禮必於

十二月而居不必在中堂也宗祀朝覲皆在正

南明堂大廟告朔則隨時而行于四方大廟至于辟雍

四學有尊師養老大射視學合樂釋奠擇士講武訊馘

之典靈臺有望氣治曆之事總之皆明堂之禮其目十

有三明堂洵大教之宮也惠氏謂祀天祭地耕藉皆在

明堂孫氏謂縣象詢萬民亦在明堂夫孝經以郊祀與

宗祀明堂對言則郊壇不在明堂可知漢書注謂耕藉

在東郊月令言耕藉反而飲酒于大寢則耕藉不在明

堂亦可知縣象在象魏詢萬民在外朝周官有明文而

謂在明堂則無據也若夫明堂所有而先儒未詳者則

有澤宮又有榭郊特牲言卜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

命澤宮當在明堂之中以澤必近水又義取于擇士郊

又主于祭天與明堂相合也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

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為射宮則澤宮當與  
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  
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周官司弓  
矢澤其射楛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孟子言序  
者射也文王世子言學干戈皆于東序是東序有習武  
之事澤宮蓋在東序之旁也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  
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臺榭連文對舉則其地  
必相近當在西門之外靈臺之西榭為講武屋其制有  
堂無室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春秋所謂成周宣榭災是  
也杜注以榭為講武屋是也明堂始于神農或謂始于  
黃帝非也

名曰天府見尚書淮南子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是未有九室也神農始教民  
播種五穀故

嘗穀于明堂以告天也月令謂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  
不祀明堂矣逸周書謂嘗麥于太祖太祖者后稷之廟

也詩序云雝禘太祖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可知大  
祖非明堂惠定字牽合淮南周書謂太祖即明堂非也

黃帝畫野為井田制九州明堂象之乃有九室故謂之

合宮堯舜曰文祖堯又曰衢室舜又曰總章天有大文

為天子太祖荀子王者  
天太祖明堂祭天故曰文祖馬融以文  
祖為天亦

此堯舜以天下相授受皆奉天也故舜受終于文祖告

於天也偽孔傳蔡傳皆以  
祖廟釋之非也尚書帝命驗云堯舜五府蒼

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是文

祖爲南方中堂以文祖統五府之名猶周以明堂統青陽總章玄堂大廟也易言聖人向明而治蓋取諸離故必以南方統四方也夏曰世室世室猶大室也世子亦曰大子

古者宮室通稱大室猶言大宮以其祭天故曰大以尊

之也鄭氏泥看世字以爲世世不毀之義如周之文武世室故以宗廟釋之殷曰重屋重

屋複椽也詳樓考周人宗廟亦爲此制謂之複廟見明而

殷人惟明堂有之故以此爲名又名陽館陽之爲言明

也此歷代明堂之名也周之明堂當始于武王樂記言

武王櫛軍郊射祀乎明堂此武王已有明堂之證鄭君

謂西周無明堂惟東都有之注樂記以明堂爲文王之廟沿大戴禮之誤不

知明堂與宗廟竝重豈可無邪周公營雒邑爲東都以

朝諸侯故亦建明堂又建宗廟路寢則明堂中當亦有

辟雍靈臺與西京同然宗廟止有三則明堂亦宜少殺

矣至于四岳明堂見孟子趙岐注所以朝諸侯亦祀天地日月

當有祭天壇在南門外祭地壇在北門外祭日壇在東

門外祭月壇在西門外蓋天子出巡宗廟社稷五祀等

祭可使大子宗伯等官攝之而天地日月不可使人攝

祭因卽于四岳明堂行之本萬充宗說且王者合萬國之歡

以事先王亦合萬國之歡以事天地不言日月統于天也故率諸

侯以祭之覲禮言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率以拜日于東

門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萬充宗以為祭天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故下文云祭天燔柴祭地瘞也鄭注以此為會同之禮萬充宗以此為四岳巡守之禮指方明為明堂非也

詳會同考國外會同如此則四岳朝會亦宜然矣但在國既

有正祭則其禮宜殺觀禮所謂拜日祭天等禮非二分二至正祭也巡守在明

堂為正祭則其禮宜隆巡守必以二月至東岳五月至

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正以祭天地日月在

二分二至也至于初至之日燔柴告天則四時皆行不

必在冬至其禮亦殺于正祭也望秩山川亦四時舉行

其壇隨方而設亦在明堂四門之外如東岳明堂山川壇設于東門外餘

可類推所謂方望也在國祭岳瀆亦然觀禮謂禮四瀆于北門外此祭地配祭也又云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此山川之小者四方皆有故總設祭于西以山川屬地地為陰西亦陰也若辟雍靈臺則無之此皆可考而知也

### 廟寢宮室制度考

古之宮室莫重於明堂其次為廟其次為寢故明堂惟天子有之廟則下達於士寢則達於庶人明堂濶廣之度考工記著之廟寢之度經無明文先儒皆未詳而要皆可考而知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此言魯之大廟大如周之明堂也鄭君謂大廟路寢制度悉如明堂非也詳明堂考可知天子大廟其廣濶當與明堂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蓋言一堂之度十二堂皆同合而計之東西二十七筵南北二十一筵天子大廟當如是矣鄭君謂天子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固非而三者廣濶之度實未嘗不一則天子路寢亦如明堂矣蓋明堂大廟路寢皆為諸侯羣臣朝覲之地又明堂以行宗祀告朔大廟以行禘祫大饗謂饗諸侯也路寢以行燕飲賓射三者同其隆重故其廣濶之度皆相等也第大廟路寢當以丈度之耳廟寢下達于土庶人必以丈度方得整齊也尙書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三當為二字之論北堂指室言以其在堂之北故曰北堂非東房後北堂也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

此內指堂言爾雅云東西面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是序之內為堂故謂之內也大雅洒埽庭內內亦謂堂以其在庭之內也東西廂夾居三分之一故堂居三之二也五分其內以其一為高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與考工記明堂崇九尺合此言五分其內以其一為高是堂高三丈六尺蓋以檐言又云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果爾則天子之室廣矣鄭君注鄉射記云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賈公彥少牢饋食禮疏云大夫士廟皆五架以棟北一架為室是室中南北之濶為四分堂之一也天子之屋雖不必五架而室為四分堂之一則未嘗不同也其東西之廣三分去一以為東面夾室又三分去二以為左右房大傳謂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北堂謂室是室居房三之一也鄉飲酒義言鄉人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也古人室戶偏東房戶間為賓主所共可知房之廣矣明堂之門堂居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室有左右房故其廣三分堂之一也是室廣與房同合左右房計之是三分室之二也

是室四分堂之一而稍強也東西九雉計二十七丈則室廣六丈南北

七雉計二十一丈則室深五丈二尺五寸其大如此大

禘行禮自無不可但大廟路寢不得大於明堂明堂廣

二十四丈三尺深一十八丈九尺而廟寢乃廣二十七

丈深二十一丈恐未必然伏生此傳多不可信下云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

諸侯分二等卻不及大夫他書無此例又謂士有室無房堂亦誤若如考工記注疏謂

明堂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而廟寢與明堂同其度

則大廟廣二丈弱深一丈五尺強大禘神主數十几筵

俎豆甚多何以容之今考定明堂由明堂推天子大廟

路寢堂廣二十四丈以合四六之數亦應二氣深一十八

丈以合二九之數中堂廣十六丈左右夾室各四丈大

廟可藏祧主數十詳天子四廟辨路寢可陳籩豆數十矣堂深

十三丈五尺其後房室各深四丈五尺廣五丈三尺有

奇大禘可以行禮矣又考廟寢之庭皆三堂之深江慎修鄉

黨圖考天子堂深十八丈則庭深五十四丈鄉射記疏

云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諸侯七十步今天子庭深五

十四丈適得九十步自無不足矣以此降殺諸侯堂廣

二十丈不降為二十二丈者以遞降至士堂廣十八丈大廣故也深十五丈大夫廣

十六丈深十二丈土廣十二丈深九丈廣皆降殺以四而深則殺以三

蓋深之于廣得四之三也古人宮室皆東面廣而南北稍狹所以法天地也二十八宿環天為橢圓形南北狹

于東西九州地域亦東面長而南北短宮室之制所以象之與今人宮室南北最長東西反短與天地之象不

合殊失古人之意矣其室皆可行禮矣諸侯賓射麋侯七十步射大

君侯九十步以在郊外射宮其地寬廣故也賈公彥謂

畿內諸侯賓射侯七十步畿外諸侯九十步非也大射

天子亦九十步以今庭深四十八丈為八十步其地且

有餘矣鄉射侯五十步大夫士同之則諸侯賓射亦可

寢庭止八十步天子諸侯之堂最深當各為九架屋鄭

謂大夫士屋五架可知天子諸侯不止五架矣知其天

不為七架者以七架屋分為堂室室不得四之一也天

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八尺弱方易構接且天子諸侯

九架大夫士五架亦見降殺之義也天子諸侯之堂最

廣恐棟梁等材未易有如此之長者蓋當兩楹之處東

西各有八柱并兩楹為九柱合得十八柱逸周書云大

廟路寢明堂咸有旅楹孔晁注旅列也可知不止兩楹

矣而兩楹特大故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

依也射禮以楹為限昏禮授雁于楹間聘禮賓覲大夫

須特大大夫士堂兩楹持楹其前亦為楹鄉射禮堂則

不廣則兩楹而已在大夫士為第二架自外在天子諸侯

為第三架東西當室之東西壁則堂上均分為三間左

當房中東西三而南北九皆陽數也至于小寢為燕息



之地不必寬廣當減于路寢經傳無明文今由士大夫

上推之擬天子小寢廣十六丈深十二丈論天子小寢似可減路寢

之半然降至大夫廣八丈深六丈其室廣一丈八尺弱

深一丈五尺士廣六丈深四丈五尺其室廣一丈三尺

強深一丈一尺羣廟無禘祫之祭可與小寢同明堂位

言大廟天子明堂而不言羣廟可知羣廟小于大廟矣

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又可知羣

廟之小矣明堂中央大室廣於四旁之室所以稱大可

知大廟之稱大亦以其大于羣廟也曲禮言寢不踰廟

路寢如大廟小寢如羣廟是不踰也經言不踰而未嘗

言寢小於廟可知寢與廟等也堂廣十六丈以五丈三

尺強為東西廂夾中堂廣十丈六尺強室與東西房各

廣三丈五尺有奇深十二丈以九丈為前堂房室各深

三丈如此不促狹亦不大寬小寢為臥室不宐大寬也正可以居而

廟中行祭亦無不可以此降殺諸侯廣十四丈深十丈

五尺大夫廣十二丈深九丈大夫室廣三丈深二丈二

尺五寸可以行祭少牢饋食禮室中西南隅東向設神

苴醢醢二豆羊豕醢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

羊羹豕羹第二行羸醢葵苴二豆醢豕豕豕二瓦豆第三

行稷黍二敦羊俎豕俎其南又有奠酒第四行黍稷二

敦魚俎膾俎第五行膚俎胾俎五行皆自南而北席廣

三尺三寸有奇俎廣尺二寸豆徑亦尺有二寸中間有

空處五行約共一丈并席約一丈三尺其東餘一丈七

尺可容主人拜獻席長八尺其北餘八九尺可容尸拜

其南餘一丈五尺可容主人拜獻及執事者所立席亦長八尺兩旁餘一丈有奇可容祝之升降尸之出入也天子室中陳九俎入豆八籩入簋六鉶又有所俎庶羞豆其室故當更大也然不寬廣故少

牢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鄭注云室中迫

狹也祝席之前其面無空餘主人北面獻爵祝若降席拜受則與主人相交不成禮儀故于席上拜受

也士無太祖或一廟或二廟上士二中士下士一其廟雖等于大

夫之二廟而其禮殺于大夫一廟者雖祭四代設四席

其空餘之地尚多程子謂士亦得祭及高祖至當不易萬充宗論之詳矣一廟者室設四席

分列南北近西壁席前各設兩豆三俎兩敦兩鉶及四

加豆所俎奠酒大羹并席約入尺南北合得一丈六尺

中間空六尺東西二席及空地約二丈餘一丈東北隅設獻祝席餘二尺有奇席前設一俎二豆約六七尺餘

一丈故特牲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受角不言拜于席

上坐受也其二廟者一奉高祖及祖一奉曾祖及禰高

祖室中西面祖北墉下南面居室正中高祖之室中則南北之中也近西壁曾

祖及禰亦如之凡禘祫之祭大祖東向自如羣昭列北墉下羣穆列南墉下故知尊者宜東向

也高曾祖左右無昭穆對列則以南向為宜故祖禰皆

奉于北墉下俾子孫祭者北面事之也喪服小記云祔

必以其昭穆故知祖與高祖同廟禰與祖同廟也鄭君

謂士惟祭祖禰祖禰同廟是祔不以昭穆非也一廟者

若以高祖東向則左右昭穆不均故知四主分居南北

也若高祖世次為昭則高祖南向祖禰于其東曾祖北

向禰祔于其東蓋南北向以西方為上也若高祖觀少

世次為穆則反之高祖及祖北向曾祖及禰南向觀少

牢饋食禮設神席于奧而特牲禮則筵于室中東面可

知廟止一主者皆奉于奧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奧是尊者生時恆居奧而東面故神

位亦其二主則尊者居室南北之中而東面也特牲饋食是上

士祭禮一廟二主而筮日筮尸但稱皇祖設神席但言室中東面是祭會祖也祖禰同日祭其禮皆同故但舉尊者言之非祭會祖而不及禰也其祭高祖及祖之廟亦猶是也大夫三廟一為禰廟一為祖廟高祖會祖則居大祖廟以鄭君言室中迫狹而少牢禮言筮于奧可知左右二廟止有一主而高會祖則居大廟也大夫大廟廣斯可奉三主而設三席也少牢禮是大夫植祭祖廟之禮舉其一以例其餘其禮同也非但祭祖也

一廟而設二神席更覺其寬矣士之小寢士亦二寢士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廣十丈深七丈五尺室深一丈有正寢可知有小寢矣

九尺弱廣二丈二尺有奇亦可以居也室中北墻下設一牀牀長八尺廣約三尺四寸則牀前餘一丈五尺強設坐席于奧東面席長八尺則其北餘一丈四尺席廣三尺三寸則其東餘一丈八尺強牀設正中則東西各餘七尺西北隅有向以取明其徑一尺矣室中空餘之地不多僅可行走然不得布武曲禮言室中不翔鄭注云為其迫也爾雅室中謂之時時一作時皆言其地之促狹也會時設

席于東北隅席前列一豆一鏹一簋朔月倍之并席約五尺有奇又除牀廣前空一丈有奇可容人之出入也玉藻謂君子之居恆當戶謂會時恆居此然曲禮言請席何向則坐席亦無定處欲靜着則席于奧而東向欲向明則席于宦而南向也冬則必居庶人止一寢深四於奧避風亦然要之以居奧為正也庶人止一寢深四丈不降為三丈者以三廣四丈五尺廣亦四丈則室丈則室太狹不可居廣四丈五尺亦不可居矣

廣深各一丈淮南子言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注堵長一丈高一丈環一堵為方一丈蓋庶人之室也貧

之士飲會居處皆與庶人同飯疏會飲水簞會瓢飲皆庶人飲會可知淮南言聖人處環堵之室與庶人同也

堂深三丈階上可以容殯廣亦三丈四時之薦東西可各列二席庶人亦祭及高祖昭列夾室深一丈廣約七尺弱除去東西可奉神主庶人薦于寢知神主亦奉於

所不可以奉神鬼神尚幽亦不可奉於堂上天子諸侯大夫皆藏祧主於夾室可知夾室可奉神主左昭二主奉於東夾室右穆二主奉於西夾室尊者居北卑者居南各於西墻下東向古人廟主皆東向也 祧主亦藏之藏於北墻下昭藏東夾穆藏西夾皆以西為土正室僅容寢會夜則設牀以寢晝則設席以會會畢移於奧以坐自無不可父子同宮則東西房各為室制古人房以行禮房中半為北堂非寢室也俾其子婦居之可也士夫婦異宮庶人則夫婦同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不命者父子亦同宮當于堂後左右別為之室以為其子寢息之所不得于左右房也房為行禮之地不可為寢室且父子寢室相近亦天子左右夾室各為五閣以度會內則天子之諸侯于西房中為五閣東房有三牲之肉及魚膾也

房無之故知在面房大夫為三閣士為坵一皆當在東夾室孔冲遠云大夫既卑無嫌故亦于夾室會以養生生氣發于東也孔冲遠以閣為庖廚然鄭君謂閣以板為之度會物則非庖廚可知况君子遠庖廚則庖廚不當在夾室與房矣饔饔室當在堂下東墻近南庖廚在宮外東南天廚六星在紫微垣東南外廚六星在午宮柳宿南此其象也特牲禮饔饔在面墻蓋黍稷貴於馨香牲既亨於門外東方故饔饔在面墻若宮中饔饔當在東墻近南一以法火之生王於東南一以順陽氣而養生也井當在面墻下與饔饔對竈為陽故在陽方井為陰故在陰方玉井四星在

西方參宿旁亦其象也內則謂外內不共井則夫婦宮

中各有井也浴室謂之溲見內則注當在北壁下宮之四圍皆有牆謂

之院亦曰窠說文窠周垣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錢宮詹大昕謂完當為院是也浴室於

隱處也內則謂外內不共溲浴則夫婦宮中各有浴室

也爾雅云連謂之簨其屋蓋以竹為之故字从竹說文簨閣邊小屋

閣即夾室之閣則夾室外堂下有小屋東西皆有之郭

注以為堂樓閣邊小屋不知古無樓閣也古之樓在門臺上詳樓考

簨在東者北連夾室南連爨室會物不可沾雨故由小屋以達爨室故謂

之連也簨以藏襍物積薪柴廟中無簨故薪在西北屏安杵曰其貴

重之物則藏于西房也士大夫以上又有府庫以藏財物庶人惟房而已井竈

溲簨等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大小則不同也大夫士

大廟正寢之庭雖不行射鄉射記惟君有射于國中亦當三堂之溲

士冠禮參分庭一在北設洗士昏禮納徵執皮參分庭

一在南又凡賓主相見皆三揖乃至子階則其庭必三

堂之溲矣禮不下庶人則其庭不必三堂之溲當與堂

等堂後蓋半于庭其宮蓋方十丈計三百六十步是為

三畝半強孟子五畝之宅以野之農民言其宅外皆種

桑麻故必五畝國中庶人之宅不種桑麻故其宅三分

去一也儒行言儒有一畝之宮此以士之貧者言之其

庭甚隘後無餘地其垣牆不周故每面十步也士之正

寢其宮蓋五十丈大夫七十丈諸侯九十丈天子百二

十丈宮皆以垣言堂後之地不拘整數且合降殺之例也大廟與路寢同

天子小寢宮方三十六丈小寢非行禮之地其庭不必三堂之深蓋與堂等堂後亦

然故三諸侯二十八丈大夫二十丈士十四丈上若降

為十二丈則堂後止二丈太促狹矣羣廟與小寢同天子之門其廣狹之

度見於考工記廟門容大扇七个闈門容小扇參个路

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云大扇牛鼎

之扇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小扇脚鼎之扇長二尺參

个六尺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

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二徹之內八尺三

个二丈四尺夫路之為言大也爾雅釋詁路大也路門治朝在

焉當大於應門不當小於應門三分之一也且古人制

度未有奇零若此者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

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

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為二丈六尺四寸五

个為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為三丈

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

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為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廟

門二丈一尺是天子羣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路寢

門同小寢之門則與羣廟同諸侯大廟路寢門蓋二丈

四尺大夫一丈八尺士則一丈二尺以今尺折算止九尺六寸一扉止四尺八寸故士昏禮納徵執皮兼執足左首隨入鄭注謂為門中阨狹也諸侯羣廟小寢門蓋一丈七尺大夫一丈三尺士九尺庶人則七尺不降為五尺者以庶人止一門是為諸侯闈門蓋四尺大夫士皆三尺大門五尺則太狹也二尺則太狹矣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小闈謂之閤蓋廣四尺者為闈三尺者為閤也闈門在廟東禮冠者適東壁見母鄭注云時母在闈門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東壁有之則西北壁亦宜有之也小寢之門亦謂之闈公羊傳云趙盾見人荷畚自闈而出是時宣子在路寢門外見其自闈而出當是從小寢門而出也傳又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闈則無人闈焉者俯而窺其戶方倉魚膾大門者外門也闈則小寢門也

又仲尼燕居言闈門之內皆以闈門為小寢門也左傳其仲使卜齋賦公于武闈是闈亦小寢門之稱也蓋其門小於路應諸門故亦稱為闈闈為闈非必旁通小門也皋門為外門亦曰大門禮聘公迎賓于大門內大門為庫門在天子為皋門詩言皋門有伉則其廣大當與應門等考工記不言皋門以其與應門同也然不舉皋門以例應門而必舉應門以例皋門以應門與路門連也諸侯庫雉門蓋廣二丈大夫亦三門詳大夫三門考外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士外門士二一丈二尺寢門同者以其有大門之名不可小也庶人無外門逸周書謂天子明堂戶廣四尺則大廟路寢之戶亦然諸侯大夫皆三尺此不降殺以兩者以四尺已小也如天子諸侯大夫三門士二門亦殺一也士二尺羣廟小寢之戶天子諸侯皆三尺大夫士庶人皆二尺士與正寢同以二尺最狹不可復殺

也門側之堂謂之塾聘禮賓立接西塾顧命有左塾右塾考工記云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周人明

堂廣八丈一尺指中一則門堂五丈四尺門堂無室三

之一謂室居堂三分之一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非也是室廣一丈

八尺左右房各一丈八尺大廟路寢門堂與明堂同不取數於正

正堂太廣故也正堂廣十六丈則門堂約得正堂三之一諸侯

正堂十三丈二尺強門堂當四丈四尺大夫正堂十丈

六尺強門堂當三丈四尺士正堂八丈門堂當二丈四

尺此皆降殺以十尺者也天子門堂居正堂三分之一有奇故其下皆不正居三之一

一但降殺以十尺耳天子門堂濶四丈二尺明堂濶六丈三尺門

也諸侯蓋三丈八尺大夫三丈二尺士二丈六尺皆降

殺以六尺者也天子堂濶十八丈門堂四丈二尺約四分之一有奇諸侯以下皆然此濶并室

計之以明堂南北七筵亦并室言也門堂所以為賓客待事之處惟明堂

大廟路寢有之羣廟小寢則無有也門堂內外皆有凡四堂門兩

旁有棖中央有闌賈公彥儀禮疏謂門中有兩闌孔冲

遠曲禮疏謂門中止一闌夫樹闌所以表中門故必有

兩闌闌之間乃中門也若止有一闌則君出入於東屏

之內豈得為中門乎玉藻云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

間士介拂棖如孔說則大夫出入與君同矣朝門必洞

啟兩扉未有闔左扉而不啟者闔百詩會辨之江慎說修仍取其說誤矣



者據玉藻閨月闔門左扉不知此明堂聽朔則然明堂

堂閨月無可居故居門非朝廷亦必如是也然則兩闈之說當矣

君平時出入正當兩闈之中若迎賓則君與賓皆由兩

闈之閒君由右賓由左上介由闈左近闈故拂闈以次而西

上賓由闈右以次而東則兩闈之閒容二人棖闈之閒

容三人以席容四人推之曲禮注席容四人則兩闈閒當四尺

席長八尺而容四人則二人四尺矣棖闈閒當六尺然君當廣於臣則兩

闈閒亦當六尺以全門均分為三以法三炷與堂上以

兩楹分堂為三相類三六合為一丈八尺加棖闈廣二

尺是諸侯庫門廣二丈也以此推之天子皋門兩闈閒

當七尺大夫外門兩闈閒五尺士三尺八寸士門一丈二尺若兩

闈四尺無以為棖闈地矣中門與外門同路寢門及大廟門兩闈之

閒天子蓋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八寸凡賓主人

門皆主人先入而後客從之故三尺八寸不為隘也羣廟小寢門亦有之天子蓋

六尺諸侯五尺大夫四尺士二尺八寸士門止九尺故也其長

短之度棖與門齊闈則半於棖也至於宮室之高度惟

天子堂九尺以堂之基言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見於

禮器天子門阿五雉宮隅七雉見於考工記其餘無文

今依此推之宮隅高七雉宮隅為門臺上之樓詳樓考王宮不宐卑

於宮隅亦當七雉鄭注謂王宮與門阿同五雉非也諸侯五雉大夫士

三雉

士正寢廣十二丈若高止二丈則不稱矣

士雖與大夫同而堂階既殺

則宮亦因之而殺矣

大夫堂階五尺連宮三丈五尺士堂階三尺連宮三丈三尺

此

大廟路寢之高也羣廟小寢之高天子蓋五雉諸侯三

雉大夫士二雉

士小寢廣五雉若一雉則太卑矣

庶人則一雉與環堵

之說正合

庶人堂高一尺

天子門阿高五雉諸侯高三雉大夫

士二雉此大廟路寢之門也羣廟小寢門阿天子蓋三

雉諸侯二雉大夫士一雉又二尺

一丈則太卑也

庶人一雉門

有屏江慎修謂天子設於應門外諸侯設於雉門內然

應門外有外朝不得有屏朝士云面三槐三公位焉若

有屏則三公不面王矣屏所以塞門若遠在三槐之外

非所以塞門矣

凡朝必在門外皋門外非朝之所故知在應門外也

覲禮侯氏出

自屏南適門西是屏在廟門內也廟如是則朝亦如是

矣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宁即治朝在路門外惟應

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間若屏在應門外何得云門

屏之間謂之宁乎天子諸侯門有高卑廣狹則屏亦然

自可以此為等殺何必以內外為別乎天子外屏此言

出於禮緯未可信也大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

子內屏之象也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屏一名蕭牆

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蕭蕭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處

也應門內為治朝臣所肅敬可知應門始有屏皋門無

三雉士正寢廣十二丈若高止二丈則不稱矣士雖與大夫同而堂階旣殺

則宮亦因之而殺矣大夫堂階五尺連宮三丈五尺士堂階三尺連宮三丈三尺此

大廟路寢之高也羣廟小寢之高天子蓋五雉諸侯三

雉大夫士二雉士小寢廣五雉若一雉則太卑矣庶人則一雉與環堵

之說正合庶人堂高一尺天子門阿高五雉諸侯高三雉大夫

士二雉此大廟路寢之門也羣廟小寢門阿天子蓋三

雉諸侯二雉大夫士一雉又二尺一丈則太卑也庶人一雉門

有屏江慎修謂天子設於應門外諸侯設於雉門內然

應門外有外朝不得有屏朝士云面三槐三公位焉若

有屏則三公不面王矣屏所以塞門若遠在三槐之外

非所以塞門矣凡朝必在門外皋門外非朝之所故知在應門外也觀禮侯氏出

自屏南通門面是屏在廟門內也廟如是則朝亦如是

矣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宁即治朝在路門外惟應

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間若屏在應門外何得云門

屏之間謂之宁乎天子諸侯門有高卑廣狹則屏亦然

自可以此為等殺何必以內外為別乎天子外屏此言

出於禮緯未可信也大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

子內屏之象也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屏一名蕭牆

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

也應門內為治朝臣所肅敬可知應門始有屏皋門無

之也吳語云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有屏可知門皆有屏矣屏即小牆爾雅屏謂之樹郭注小牆當門中而明堂位

以疏屏為天子之廟飾似非牆制蓋屏上有屋以蓋牆

刻畫疏通故謂之疏屏此惟天子有之也一名罽門詳樓考

內有屏庭中有碑詳碑考堂上有坫坫在東楹南詳坫考三者皆以

土石為之屏與碑皆常設不可移動則坫亦常設矣阮

謂坫以木為之高八寸非也天子諸侯三者皆具大夫

士則惟有碑也大夫塞門以簾士以帷簾不見於經而

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薄即簾也天子六寢正寢一寢正

即路寢亦小寢五王后亦如之后之正寢當殺於天子

小寢不殺諸侯正寢一小寢三鄭君謂小寢二非也詳諸侯四寢考大夫

士正寢一小寢一妻各如其夫正寢之制亦皆殺也庶

人一寢夫婦同之凡男寢皆在前女寢在後內則所謂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闈寺守之也婦人又有

側室將生子則居之側室當在小寢之旁制如小寢但

少殺耳自天子至於士其妻皆有側室庶人或無也若

夫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見爾雅無東

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天子惟二祧無寢見夏官五寢注

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此皆可

考而知者也

卷而味香也

大廟之類曰大廟羣廟曰小廟當各錄其類出皆所

面訓限無夾室近廟有夾室者共出見夏官五廟注

夫廟之類以類本級器其備燕京西

小錄耳禮內則注無人無廟室者最遠者

廟室祿坐于廟西之廟室宮珠小室之

與于每長文于每內廟宮固門闕皆安

人一寡夫敬同之凡異類皆其節文與

士五廟一也廟一妻谷吸其夫五廟之備

小廟小錄蓋於五廟一也廟三

卷二終

